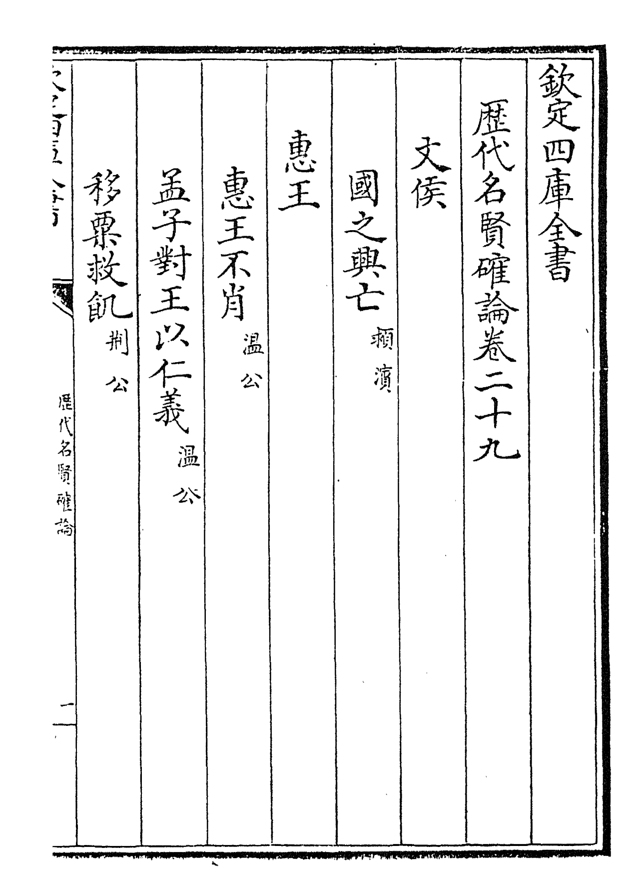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九

文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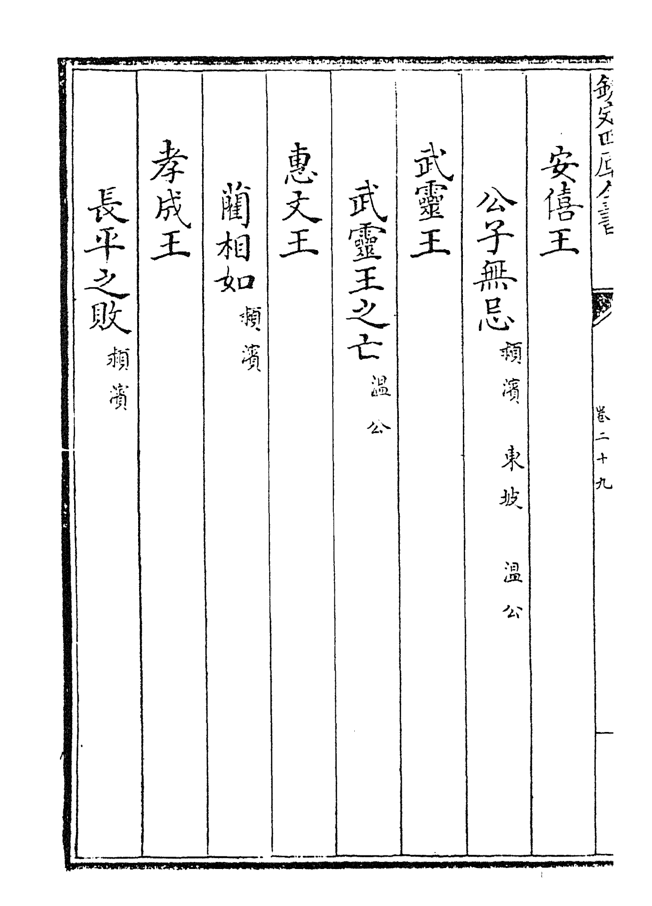
國之興亡 潁濵

惠王

惠王不肖 温公

孟子對王以仁義 温公

移粟救飢 荆公



安僖王

公子無忌 潁濵 東坡 温公

武靈王

武靈王之亡 温公

惠文王

藺相如 潁濵

孝成王

長平之敗 潁濵

平原君 潁濱

虞卿 潁濱

魯仲連 潁濱

頗牧 溫公 潁濱

獻子

韓之興不在獻子 潁濱

昭侯

賞罰公而享國 溫公

諸王

齊國之興亡　温公

威王

誅賞　老泉　牛僧孺

淳于髠　東坡

宣王

陳仲子　穎濱　温公

湣王

孟嘗伐秦 潁濱

孟嘗養士 温公 東坡 荆公

襄王

田單 東坡 潁濱

齊王建

顔蠋 東坡

國之興亡

潁濱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内師事卜子夏友田

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秦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惠王不肖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

孟子對王以仁義

溫公載孟子告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子思告孟子牧民之道先利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者義之

和利用安身以崇德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異故也

移粟救飢

荆公曰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飢饉孟子論而非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五帝三王之世可謂隆

威亦不能使五穀常登水旱不至然無凍餒民者上有美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

公子無忌　　侯嬴　朱亥

賴濱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

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東坡朱亥墓銘曰隺嵬高邱其下爲誰唯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取其顱視如豚豭昔在屠肆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仡仡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賤而能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唯是屠者其養可取

温公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武靈王之亡

温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常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威加强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宫佚欲之為敗也如此

藺相如

潁濵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强秦以禮為國不較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

長平之敗

潁濵曰趙於戰國强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

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

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先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敢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為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平原君

賴濱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矣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拒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

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趙勝一言此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强秦難哉

虞卿

頼濱曰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綢其利虞卿終始事趙專持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固義俠

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爲魏齊棄相印走大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賴濆曰戰國游說之士非縱即横說行交合而寵禄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儀秦氣淩晃衍而從横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提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

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頗牧

溫公曰趙於三晉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歎矣

潁濱曰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為力艱矣卒以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能終悲夫

韓之興不在獻子

賴濱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與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爲天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余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韓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足以當

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韓魏皆據地千里

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賞罰公而享國

温公曰韓以貧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

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

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

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齊國之興亡

溫公曰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桓宣之賢國家富强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遊士言縱横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中國之利也齊爲三晉燕楚之根柢三晉燕楚爲齊之藩蔽秦雖强暴百餘年不能一諸侯以表裏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爲虜理勢然也

誅賞

老泉曰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

牛僧孺論齊誅阿大夫語曰齊威王謂阿大夫曰汝

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反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

午者左右陰不至也而齊威安有不明乎

淳于髡

東坡曰淳于髡言一㪷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能巳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陳仲子

頮濵曰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以難曰否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凡之禄為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凡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

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纑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事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為可充也為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交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

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也子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與謂是也

温公曰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

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而其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使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樹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鶃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孟嘗伐秦

穎濵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以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譙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爲壯秦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東伯惜其聽蘇代

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過威丈是以横行而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孟嘗養士

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强足以結仁固義大以利

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卹智慮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禄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東坡曰田文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之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

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荆公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頼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田單

東坡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爲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葢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

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潁濱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强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兵不滿萬人堅守一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顔蠋

東坡曰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顔蠋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

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晩食爲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

諸王

楚之興亡　潁濱　温公　劉軻

懷王

屈原　皮日休　柳州　潁濱

襄王

迎婦於秦　温公

宋玉對風 韻濆

考烈王

春申君 皮日休 韻濆

諸王

國之興亡 韻濆 温公

惠王

樂毅 韻濆 東坡

王喜

燕丹荆軻

温公

楚之興亡

穎濱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追討蔡侯般之弑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政已亂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為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責之如劫嬰兒昭王又誘而執之咸陽加之以兵遂分楚之半此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應夫國天地有與立

矣一日爲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速斃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爲幸而不知天網之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楚雖三戸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王討陳夏徴舒圍鄭及宋力皆足以取之棄而不有夫豈不欲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者哉

温公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

威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於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失濟失客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事仇讎強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兔逃鼠伏自屏于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赦而國以淪亡不亦悲乎

劉輌代肖卿與楚相春申君書曰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蓽路藍

縷以啓荆蠻歴文武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職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可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汙楚宫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戚以游說交鬭猶以楚爲有人無何爲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

平既疎秦果為張儀計唱楚以商於地儀計行秦果
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淅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
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疎屈
平親靳尚而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
非已不能嫉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
襄王以前事歷來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
賦諷弔屈不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

屈原

皮日休遇謗曰靳尚之言兮美如孋子蘭之氣兮醲於醒既怒聯以相向兮遂裹足而南征面悒悒以奚色心慊慊以何情耳方聽兮忽瞭目正視兮忽盲日當午兮便昃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脩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軔識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既徜徉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荆嗟余夙秉於大訓兮涵清骨之忠貞即貿貿者之莫予容兮向重巻以自盟既惏仁以憑義兮遂孤信而槐誠將

真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此生彼鸞斯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鷂鷳彼茨菉之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衡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畱將訴帝于玉京

柳州弔屈原曰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

以爲咸池便娟鞠恧兮美逾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置瑱而遠遁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凛凛兮厲鍼石而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隠忍而懐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陷大故而不

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筌蕙蔽匿兮胡久而不
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
喟兮渙余涕之盈睚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
崩亡何揮霍雷電兮茍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
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
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旣内激
兮抑衔忍而不長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

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竫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頼瀆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歴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歴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哉屈原廉直而

不知道徇茲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迎婦于秦

温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刼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强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

里而為讐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宋玉對風

瀕濵曰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宫有風颯然而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楚人之所以為憂此則

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春申君

皮日休曰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强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

市竒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侯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死以吳為宫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之朞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於戲儒術聖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況李園之隂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頼濱曰黄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爲其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十歳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黄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無槩於中乎國之與亡

頼濱曰燕召公之後雖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

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
以縱横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
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
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
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
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
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
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

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以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溫公曰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爲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强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

匕首欲刼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樂毅

頛濵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申齊湣王伐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為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齊七十

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燕人無怨心諸侯無
異議其所以鎮撫内外必有道矣湣王之暴神人之
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此固毅之本意
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
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矣廉頗拒王齕於長平司馬
懿拒諸葛亮於歧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
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之衆而臨二
城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

之守聊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縠
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東坡曰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
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
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
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
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
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

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

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刼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虚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

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强暴樂
毅尚退而休兵治政令寛賦役反田里安老幼使齊
人無復闘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
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而徐為之謀也
當戰國時兵强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
城而急攻之使滅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
則審其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燕丹荆軻

温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

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逺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荆軻懐其豢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七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一至三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一

穆公

先立晉夷吾 史曰休

獲晉侯 抑州

孟明焚舟 高邁

由余 老泉 涑水公

三良 李德裕

孝公

衛公子痤使衛鞅逃 王元之

商君 程晏 温公 頴濵 東坡

惠王

張儀 頴濵 東坡

昭王

穰侯 温公 頴濵

范雎蔡澤 頴濵

白起 穎濱

樗里甘茂 穎濱　唐子西

先立晉夷吾

皮日休曰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茍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覲鬬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為功夫

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人國趙衰顛頡舅犯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謂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先置不仁者以猾其中矣乃先置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背

內外之賂謂許里克以汾晉之田方百里丕鄭負蔡之田方七十里許公子摯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玉珩六雙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烝先父之室謂惠公烝於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生民興誦謂輿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死者無報謂惠公即位改葬恭世子而臭達於外也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獲十月歸而子殺于晉謂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九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為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

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獲晉侯

柳州論國語曰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

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
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柳州曰秦伯之不
霸天下也以枝言之也耳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
不可摯之言殺之也則果如而不用其言立重耳則
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
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
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
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正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

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於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得者亦大矣棄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孟明焚舟

髙邁濟河焚舟賦曰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

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棄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攺轍冀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决乃復總元戎申薄伐駟馬雲屯長劒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虎威稜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㡳震凌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

負則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露變
叱咤而風塵弭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為
異鄉之土魂魄為隣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
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爀
長壖龍吼乎沸潭魚喁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炭楫棹
颺而為煙水聲與軍聲合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闘
上衝于天是以天為我赫怒焉地為我震驚焉林木
為我枯死焉山陵為我崩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

遐而猛獸莫前况於人乎况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
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潛鋒
鋩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為幸以萬人苟免為智豈敢
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乎時晉實為主反為客秦實
為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
封尸於崤陵之下既而鬼雪前恥人解厚顔四顧清
野横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闗曹沫復魯之

勲自居其下范蠡平呉之力莫厠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泰圖之大也是子桑之舉人遺麤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籍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籍主司之忠由是觀之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成强秦霸西戎不亦宜乎頌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

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由余

老泉曰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殊方非以盜賊殊方之士可為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殊方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恥縄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

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
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
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
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
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
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殊方而鄙之者也
温公論史記載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對曰中國以
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僅以小治及後世阻法度之威

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御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為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溫公曰所謂貴有賢者謂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捨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狄無此六者之為善如此而穆公以為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

莊之徒設為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遂以為實而載之過矣

三良

李德裕曰秦穆公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踰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

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為忠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于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黄屋以誑楚赴烈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衛公子痤使衛鞅逃

王元之曰衛叔鞅嘗事公子痤痤知其賢而未能用會痤病衛君親視其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痤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為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嗚呼凡為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

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則去國之蠧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痤非豈史筆之有私邪將史才之未至邪僕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迹因論以明之

商君

程晏曰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

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商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强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盗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盗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盗蹊而强去也我知盗之蹊而反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盗蹊哉

温公論商鞅為秦造令立木於國市募民徙之曰夫

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道非粹

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頗濵論商君變法令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禦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强國之事説孝公乎葢鞅之志本於强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為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

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豭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

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東坡曰商鞅用於秦變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道取以為史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特其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

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其甚者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遊田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臨父師而

覩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貴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寤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效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

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
也　又曰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
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
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
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
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
有不罰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夫天下之所謂
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

舜誅四兇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又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强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張儀

顔濱曰戰國之為縱横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黄金珠璣犀象楚産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説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

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詭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東坡曰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

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所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

穰侯

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

盡如范睢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絶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也哉

頻濱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逼遷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睢欲毀人以自成

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范雎蔡澤

潁濱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勲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絶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絶而雎勇絶之獨不愧頴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内兵折於外曽不若魏冉

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白起

頴濵曰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强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决不可再攻而起又非特以怨不行葢為之流

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

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為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

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

自古難之歟

樗里甘茂

頻濱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

猶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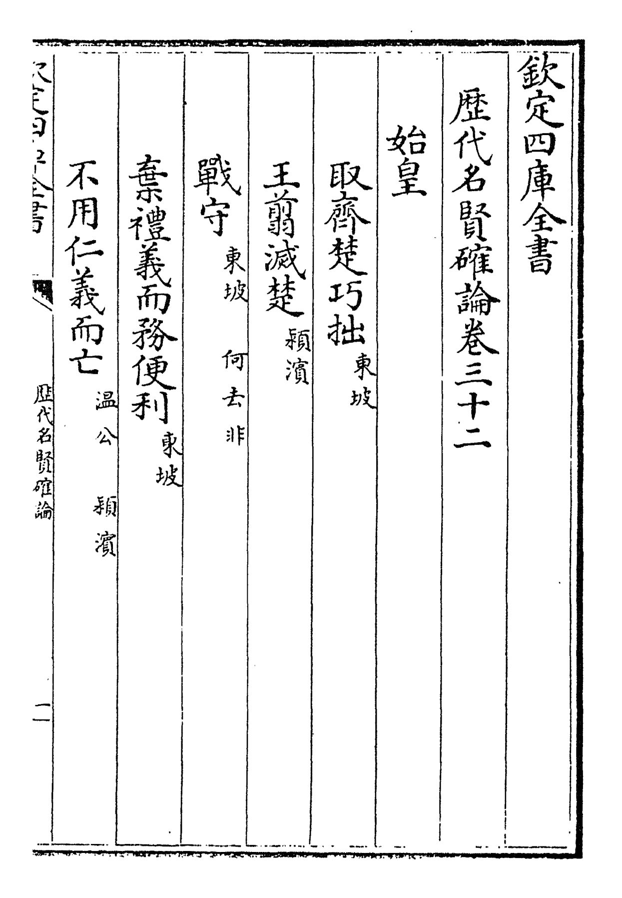
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强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

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唐子西曰昔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歳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宫成八年營未央宫是歳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宫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

之前㗺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宫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虚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為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凝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㗺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二

始皇

取齊楚巧拙 東坡

王翦滅楚 潁濵

戰守 東坡 何去非

棄禮義而務便利 東坡

不用仁義而亡 温公 潁濵

忘遠 老泉

天之報應 潁濵

秦非閏位 六一

取齊楚巧拙

東坡曰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

創於智伯而已韓魏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幷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

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甞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間取三晉三晉亡齊益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

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齠齒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齠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唯苻堅不然使

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是以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爾

王翦滅楚

頻濵曰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覩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

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饋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絶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鈎罕鐔

蒙須之便馬能以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丈人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之衆攻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兩陳之間為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東坡曰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内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㸒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絶葢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蠭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

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覲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獘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其定以

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大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

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又曰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

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以隳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於上而讎其敵使其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中

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
天下之勢也
何去非曰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
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
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
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
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
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圖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

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幷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

千里以摶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益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鋭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其四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亡秦而其亡遂至於

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鬭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於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摶敵而坐關固守為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

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摶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鋭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

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棄禮義而務便利

東坡曰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

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别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至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

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

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視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

生者無所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為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葢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而後之君子欲

治天下而惟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不用仁義而亡

溫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潁濱曰三代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於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强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

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宜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立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千

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莫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齊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齊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未嘗受兵而況

於力行仁義中心惻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
夫衣冠被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虚
心寡欲可以懐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試因秦
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徳以來天下彼將襁負
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
勝敵勝敵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忘遠

老泉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

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慮於内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内則手足爲之奔掉於外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有待而後然愚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臣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天之報應

穎濱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為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

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不覩其微孰知其故哉

秦非閏位

六一曰謂秦為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説也其説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説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黄帝之

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

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西滅諸戎拓地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

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于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於力勝至于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仁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三

始皇二

罷封建

朱敬則　柳州　范祖禹　曾子固　東坡　穎濵

罷封建

朱敬則曰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為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葢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

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復決玄波使横流揚薫風以髙扇浮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皎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勲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内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内雖道昏時喪

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殺主會不供物宋不城周
呉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
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簒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
有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顔自春秋之後
禮義漸頽風俗壓昏愧恥盡疾走先得者為上奪攘
知命者為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
國蘇秦之鬭七雄苛刻薄賦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
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

故友李斯因舊交孫臏喪足於龎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姦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䌌深懼

已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懐天地之量筭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强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量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祿無先管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為慚吳楚以犯上非媿

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黄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覩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曰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東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柳州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知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葢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

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

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

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宏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尊君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

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上下相咎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

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蹟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

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

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奬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拜而不法朝斥之矣假設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

起幸而不起削其半其半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

是不得已也葢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狥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

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范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葢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長帥牧

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國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

順次之堯舜禪授湯武征伐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曾子固曰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居者以千數力小易使也勢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職貢

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或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為六國合為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也地過王制也漢興襲其衰制尋亦大亂秦人壞列國而郡縣之其勢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斗粟不得專瓵徙置守宰若奕碁然爾勢豈便而治豈得行也上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越之相觀一有變則翻而從冦爾而能有以翼戴天子乎故一夫唱叛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

宰亡具甚耳令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且而更其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之存亡祇其大倫大法之治亂爾其次惟其所制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勢便而易治皆善也地過王制勢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國而侯雖至今猶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寖藩鎮擢功成求遂

矣然而尚未及守宰之分職俾州縣之幹翼豈計之善也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覬倖之人出者州縣其胡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耶誠念之不難擇人而任之分勢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東坡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以封建子弟同姓甚衆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

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幷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髙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

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駡酈生知諸侯之不可立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諸子皆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簒弒之禍至漢唐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士大夫不世襲者葢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用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頴濵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

之隆汚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强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强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葢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亦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彊暴之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

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葢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强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桓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王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

援二世而亡盖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碁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敵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欲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祖晉武帝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諸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數十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

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强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葢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寛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三十三